

2020年第5期(总第14期)

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动态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STUDIES
REVIEW

国际战略安全研究领域新论点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国际战略安全研究领域新论点

1、兰德分析师预测 2020 年中国将发生的大事及其对策。第一，中国将不得不再校准对台湾与香港的政策。目前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贸易额占台湾总出口量的 40% 左右，但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却未能稀释台湾民众与日剧增的民族情绪。若蔡英文当选，台湾当局将会继续推进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减少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依赖。而香港问题也陷入了僵局，中国政府无意满足抗议者的诉求，但也不太可能出动军队镇压，因为这样做不仅会带来极坏的国际影响，也会让台湾更难以接受“一国两制”的政策。第二，中国将尽力弱化美国施加关税带来的影响。由于美国施加的高昂关税，中国在 2020 年的全球贸易态势将受到不利影响。作为这部分损失的补偿，中国将会继续通过“一带一路”项目加强双边贸易关系，还将努力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此外，中国还会进一步减少对国外高科技产品配件的依赖。第三，中国会继续谨慎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并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将巩固在南海的既得利益，对主权竞争国则会采取经济拉拢等措施。中国会继续呼吁取消部分对朝制裁以换取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的微小进展，还会与俄罗斯以及欧盟一道反对美国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的政策。与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反全球主义不同，中国将会继续在气候变化，联合国派兵以及支持世贸组织等问题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兰德公司网站 1 月 3 日发表该智库政策分析师阿里·韦恩和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多宾斯的文章《2020 年中国会发生什么？》。<https://www.rand.org/blog/2020/01/what-to-expect-from-china-in-2020.html>。

2、中国技术行业正通过数字丝绸之路重塑世界。中国数字战略的主要渠道和推动力是数字丝绸之路，这被认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柱之一。但西方观察家指出，这项战略具有深刻的地缘战略影响，还对西方、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印度、南非和巴西等其他新兴大国具有安全影响。通过充当网络设计师和管理者，中国将能够实时掌握遍布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数据流，使其能够在许多不同的社会发挥影响力和施展权力。首先，这种权力和影响力将以提供信息的方式施加在东道国的外交政策精英身上，在中国认为对其利益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这些信息可以被用作黑材料。其次，它使中国得以扩大其法律和政治规范与价值观。第三，这种权力和影响力很可能被用来推动中国在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扩张，为中国提供大量原始消费者和市场数据，使中国企业获得其竞争对手无法挑战的优势。通过在印太地区建立这种“由网络组成的网络”，中国将利用该地区数十个东道国的国家网络访问和监测大量数据，实时接触到世界四分之三人口的数字经济、金融、犯罪和个人生活。这无疑是数据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1月7日发表美国国防部丹尼尔·井上亚太安全研究中心副教授、英国亨利·杰克逊协会副研究员约翰·亨明斯的文章《探索中国的奥威尔式数字丝绸之路》。<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exploring-china%E2%80%99s-orwellian-digital-silk-road-111731>。

3、中国结构性实力提升挑战美政治经济自由秩序。中国一直希望成为全球规则的塑造者，并试图影响国际体系。现在中国已争取到足够多的战略伙伴，可以通过20年来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在国际体系内实施变革。这些政策中，“一带一路”倡议尤为重要。各国加入该倡议正在促成一个经济上依赖中国的日益扩大的全球网络，这使中国的霸权地位得以提升。该倡议也在增强中国结构性实力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所谓“21世纪结构性实力”是指控制世界各地主要中心的政治和经济机构、以及保持对技术知识和通信手段的控制能力。因此，今天的霸权不仅是制定规则，也包括拥有足够的结构性实力，让整个体系朝着任何方向发展。对结构性实力的追求和制定规则的能力是新型大国竞争的标志。美国尽管仍保有很大的结构性实力，但中国有可能取而代之。美国尚未采取最佳行动方针来捍卫其全球地位，它需要摆脱国内政治泥潭，制定明确战略；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必须在接触与遏制之间采取一种战略中间立场。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1月6日发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者法拉赫·简与贾斯廷·梅尔尼克的文章《中国对美国政治和经济自由秩序的挑战》。<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s-challenge-america%E2%80%99s-political-and-economic-liberal-order-111361>。

4、美应限制中国崛起对美在全球利益构成的挑战。中国想取代美国，成为亚洲及其他地区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力量。华盛顿应该全力以赴，以限制中国的经济、外交、技术和军事扩张对美国在亚洲和全球利益构成的危险。为了更有效地与中国竞争，美国应该从改造美国国内的基础设施开始，发展经济，改善教育质量，改革移民制度，解决严重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对立；保护美国民主体系的完整性，让美国民众了解中国对美国国家利益与民主价值构成的挑战，但又不引起美国民众的“红色恐慌”；制定技术控制制度，限制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同时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下一代的技术等。在外交政策领域，美国应该减少对中东的投入，深化美国在亚洲与欧洲盟友的关系，把军事资产转移到亚洲，并寻求与俄罗斯建立更有建设性的关系。如果美中双方都拒绝任何妥协，则存在两国关系持续下行乃至最终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但如果双方通过

持续的外交管控分歧，则有望避免长期对抗。美中两国可以通过持续的外交手段，在持续竞争的情况下避免全面对抗，这要求两国政府都能在战略上深思而谨慎。互相了解对方的国家利益，拒绝将政权更迭作为政策目标。

——美国外交学会网站1月发表该智库亨利·基辛格美国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布莱克威尔的文章《实施对华大战略》。
<https://www.cfr.org/report/implementing-grand-strategy-toward-china>。

5、美国需要加大投入与中国竞争。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美国在经济上面临的风险远高于在军事上的风险，而目前美国政府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应对这一风险，因此美国国家安全部门需要进化，以此确保在战略竞争中赢得胜利。首先，美国需要在获取商业情报上加大投入；其次，美国应当比照全国反恐中心来建立一个全国经济防御中心，集中分析与协调信息应对经济威胁。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正在赶超美国的轨道上，而且中国经济的独特体制也使其能更好地协调经济部门为扩大地缘影响服务。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威胁不仅包括传统经济竞争，还包括“非法”获取美国知识产权等。现有的美国国家机构不足以对中国带来的经济风险，中央情报局虽然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但是对经济风险的分析不够专注，防止资助恐怖主义与金融犯罪办公室一类的机构都过于专注于金融领域，缺乏总览全球经济风险问题的战略视野。建议设立全国经济防御中心，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与财政部共同负责，同时情报界、军界、执法部门以及国土安全部与商务部都应该派代表参与工作。在未来数十年的战略竞争中，经济将是重点领域，在面对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对手时，美国需要重新审视商业情报并建立新经济防御中心来对中国带来的所谓经济风险。

——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2月4日发表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安东尼·芬奇的文章《竞争大环境：与中国竞争，美国需要在商



业情报上加大投入》。<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competitive-climate-america-must-counter-china-by-investing-in-economic-intelligence>。

6、弗朗西斯·福山称西方必须找到应对中国之策。眼下自由世界秩序再次处于危险之中，但不应低估自由民主思想的力量以及自由社会带来的巨大实际优势。历史会呈周期性地发展，而且旧秩序的西方正在重新获得力量。基于自由理念的力量，绝大多数政府至少假装是自由民主国家。除中国以外，世界并没有替代自由民主的选项。虽然经济实现繁荣，但自由思想并未进入中国，中国想出口其“模型”，中国认为自己比西方好。中国的雄心壮志伴随其力量的发展而增长，在意识形态、军事、经济等多个领域，中国正越来越富侵略性，对此西方必须做更多的事情予以反击。西方国家要有更多民族认同感更多地考虑自身利益和自由价值观。民粹主义的崛起不仅仅归因于不平等加剧，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因素。人们应该理解：没有民族认同和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是无法有效运转的。

——德国《经济周刊》第53期发表对日裔美籍政治学家，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舒华兹讲座、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的访谈《弗朗西斯·福山：西方必须找到对中国之策》。<https://www.wiwo.de/my/francis-fukuyama-der-westen-muss-eine-antwort-auf-china finden/25345184.html>。

7、中美正处于“第二次冷战”之中，美国需采取应战措施。中国已在武器项目、网络战、意识形态等方面表现出针对美国的姿态，“一带一路”倡议体现出中国的全球野心，中国也正试图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不同技术领域追赶美国。冷战最初就是关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的对抗，并涉及技术竞争，“第二次冷战”也是如此。

目前虽无法预知美中这场“第二次冷战”会持续多久，但可从第一次冷战中汲取的教训是，它始终有变成热战的风险。依当前中国的经济规模看，中国也有可能赢得冷战。对美国而言，它无法独立遏制中国，而是需要联合亚洲、欧洲的盟友，但目前这种合作还没有真正出现。同时，网络空间会是这场冷战中和其他任何领域同等重要的战场。美、日、欧和其他国家应共同努力，对抗中俄在网络空间的进攻。此外，美国及其盟友还需与中国的技术公司展开更有效的竞争。中国技术公司正在整个新兴世界迅速建立自己的支付体系，这是对美元主导地位的重大挑战。

——《日本时报》网站2月14日发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厄尔·弗格森的文章《我们处在第二次冷战之中》。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20/02/14/commentary/world-commentary/historian-niall-ferguson-cold-war-ii/。](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20/02/14/commentary/world-commentary/historian-niall-ferguson-cold-war-ii/)

8、中美竞争中愿冒最大风险者将获胜。大国竞争中的胜利有赖于军事实力，而不仅仅是领导模式的吸引力。美国常常动用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维持其领导地位，并且采取了一种有说服力的集体方式来运用自己的权力，致力于打造一个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在寻求加入的体系。如果不使用压倒性的力量，人们很容易认为这种秩序会被颠覆，因为最重要的不是规范或价值观，而是权力。另一方面，虽然许多国家和澳大利亚一样受益于美国的领导地位，但不应夸大美国权威的程度。二战后，美国对自由价值观的支持一直非常有选择性，比如美国道德权威的持续污点就是它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2003年入侵伊拉克是冷战后国际秩序遭受的最大打击。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主导的亚洲秩序更可取，但这种转变可能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残酷，因为大国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似的。最终将决定亚洲战略领导地位问题的不是谁的领导模式更有吸引力，而是这两个竞争对手中的哪一个愿意为



了获得领导地位而冒最大的风险并作出最大的牺牲。美国缺乏与中国展开全面战略竞争的政治意愿，但中国的动机显而易见：任何一个经济排名靠前的国家都不想在本地区保持二流的战略力量。对美国的亚洲盟友来说，两个关键问题是：它们希望保持以美国为中心的战略态势多长时间，以及它们何时开始为后美国的未来做准备？

——澳大利亚洛伊解读者网站2月5日发表澳大利亚悉尼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安全问题专家萨姆·罗格文的文章《美中亚洲竞争：谁冒险谁赢》。<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us-china-competition-asia-who-risks-wins>。

9、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符合美国利益。首先，在美俄都正在对核武库现代化的情况下，军备控制协议有助于平衡对手之间的整体关系，促进稳定的核平衡。第二，国际上对核力量限制的共识也有助于维持美国两党对核力量现代化的支持。第三，该条约不仅有助于稳定与俄罗斯的关系、降低整体核风险，而且还可以让美国同时部署新的和更有效的核系统，并且确保目前正在积极现代化计划的俄罗斯的一些新战略武器受到限制。第四，美俄还将有更多时间来探索未来的军备控制选项，包括考虑到机动高超音速武器等新兴技术以及中国的核力量。

——美国兰德公司网站，2020年2月10日发表兰德公司兼职高级研究员威廉·考特尼、兰德公司防务和政策研究员布鲁斯·麦克林托克的文章《稳定核冷战》。<https://www.rand.org/blog/2020/02/stabilizing-the-nuclear-cold-war.html>。

10、欧洲与美国的分歧是结构性的。特朗普自执政以来任性固执，对传统盟友没有体现出应有的尊重与友好。若特朗普胜选再执政四年，那么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将被进一步侵蚀，退化到难以弥补的状态。虽

然特朗普对美欧关系的确造成不利影响，但是他只是催化剂，美欧矛盾更多是结构性的，而不是针对特朗普个人的。美国政府一直以来对掌控与重塑美欧关系持乐观态度，但目前局势与历史不同，美国与欧洲目前均面临很多问题，但双方对未来的展望与国际秩序都持有非常不同的观点。此外，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已深入人心，即使他离任，认为美国过度参与国际事务的思维也对民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种思维对美欧联盟关系非常不利。美国目前在与中国“新冷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将与中国竞争作为战略重中之重。虽然美欧在如何看待中国这一问题上有共识，例如双方都认为中国采取了不公平的贸易手段，但美国却并不寻求采取协同行动，而是坚定地采取了单边主义路线，这也让美欧关系蒙上一层阴影。美欧联盟的重要性在未来也许会日渐弱化，但是这一联盟仍然有存在的必要，双方需要探索新的联盟模式，即让欧洲国家采取更多主动性行动，承担更多风险与责任，美国则需要更有配合意识。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12 月 31 日发表该智库总裁威廉·伯恩斯的文章《欧洲盟友如何看特朗普？》。<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9/12/31/how-small-european-allies-see-trump-pub-80682>。

11、日本在东亚的最佳安全选择仍是加强与美国的联盟关系。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东亚地区秩序中的权力分配变得四分五裂，日本仍然处于东亚安全的最前沿。日本正在经历战后历史上最严峻的安全环境：一是中国正在改变现状的动作，二是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复杂性。这令日本不得不重新考虑其战略选择。与此同时，日本的变化也会让东亚邻国们担忧：日本一方面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第九条，一方面在美日联盟的传统分工中承担了更大的责任，这引发日本是否会放弃完全防御性军事战略的疑虑。战后的日本不时权衡核选择，如今日



本是否会改变其核政策还有待继续观察。对日本来说，美日联盟中“牢不可破”的防务承诺与担心被放弃的安全困境并存。在特朗普采取狭隘的“美国优先”策略、同时应对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挑战的情况下，控制联盟关系并防范美国放弃正在考验东京的选择。日本必定会继续逐步加大对日美同盟的贡献，将其作为重中之重，以避免被抛弃，并塑造有利于日本国家利益的地区秩序。与此同时，关系正常化的主张仍然是安全辩论的核心。但东京有关关系正常化的论述在地区邻国中引起了警觉，中国和朝鲜经常指责日本为实现重新军事化的目标而制造外部威胁。在当前的战略环境下，日本的最佳选择仍然是加强与美国的联盟，在日美同盟框架内逐步扩大自卫队的作用。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1月17日发表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东亚中心副研究员蒂利·巴苏的文章《日本在不确定的东亚的安全选择》。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1/japans-security-choices-in-an-uncertain-east-asia/。](https://thediplomat.com/2020/01/japans-security-choices-in-an-uncertain-east-asia/)

12、朝鲜劳动党报告是对美韩的一种信息战。据分析，金正恩用劳动党工作报告取代以往的新年贺词，可能意味着金正恩担心其2019年政绩或有损其在朝鲜的地位。金正恩在劳动党报告中继续将美国描绘成朝鲜人民的敌人，将朝鲜体制造成的种种失败归结于美国的制裁，用欺骗的手段来维护统治，力图避免国内产生不同政见。这份报告是朝鲜对美国和韩国信息战的手段之一，会混淆视听，所以美国和韩国应当采取行动证明朝鲜在报告中歪曲事实与编造谎言。另外，金正恩在新年并未发表个人贺词，这可能说明他认为劳动党的报告比他个人的演讲更具权威。虽然这不能证明朝鲜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但是至少说明金正恩担心失去对朝鲜的控制，那么接下来朝鲜将采取的措施可能会有损半岛地区稳定。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1月3日发表兰德公司高级防

务分析师布鲁斯·W·班内特的文章《金正恩是否感到不安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korea-watch/kim-jong-un-feeling-insecure-110896。](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korea-watch/kim-jong-un-feeling-insecure-110896)

13、印度并未抓住机遇来增强实力来与中国竞争。虽然世界都把印度称为中国潜在的竞争对手，但印度显然并未抓住机遇来增强实力。印中两国都是亚洲大国，人口分别是世界第一与第二，都非常有潜力成为世界大国。印度似乎也很喜欢被国际社会拿来与中国做类比，但是印度没有像中国一样坚持数十年埋头发展经济。印度一直在强调自身具备成就伟大的潜力，但始终没有进行经济改革来实现这一潜力。印度上一次大型经济改革还是在 1991 年，当下的印度亟需一场经济改革来解决其在土地、劳动力与资本等关键领域存在的问题。中美贸易战当前，许多美国公司纷纷撤出中国，印度此时应当尽力采取措施改善市场环境吸引投资者，但印度政府非但没有这么做，反而一心扑在鼓吹民族主义，试图建立绝对政治控制上。过于纠结于社会与文化问题使印度难以像中国一样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就，这将是印度在实现战略雄心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障碍。此外，与中国不断加强军力建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政府削减了今年的国防预算，这样的选择显然与成为世界大国的梦想背道而驰。

——哈得孙研究所网站 2 月 6 日发表哈得孙研究所印度与南亚未来倡议项目主任发表的文章《与印度不同，中国在称自己为世界大国前不断建设经济与军事实力》。<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5697-unlike-india-china-built-its-economy-military-before-calling-itself-a-world-power>。

14、伊朗的加入或使中俄的欧亚框架发生战略平衡改变。伊朗的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第二，而石油储量为世界第四。伊朗的能源出



口足以重塑欧亚的地缘政治格局，这种重塑可以帮助中国获得多元能源供给，但是却会有损俄罗斯作为欧亚能源重要来源的地位。伊朗地处欧亚南端，这一地理位置对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伊朗可为中国提供一条无需经过俄罗斯国土而通往欧洲的路径。这条路径与中巴经济走廊不同，中国－伊朗走廊面临较少的安全与工程挑战。对于俄罗斯来说，伊朗同样具有非同一般的地缘重要性。伊朗最近建成的深水港恰巴哈尔港与其通过中亚的铁路相结合，使其成为国际南北通道，经印度洋通往欧洲的商务通道给多国提供了中国“一带一路”之外的替代选项，俄罗斯与印度均在这一项目中与伊朗建立了伙伴关系。国际南北通道还为俄罗斯在高加索南部与里海盆地保持战略影响力提供了便利条件。虽然中俄两国均不会为了伊朗牺牲其与沙特、阿联酋以及埃及的关系，但是中俄愿意与伊朗开展海上合作，并将海上演习作为其安全框架的一部分，以此来提升其海上贸易的安全性。

——东亚论坛网站1月4日发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杜鲁门和促进和平研究所研究员迈克尔·坦查姆的文章《伊朗与中俄的欧亚战略》。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0/01/04/iran-and-the-china-russia-pivot-in-eurasia/。](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0/01/04/iran-and-the-china-russia-pivot-in-eurasia/)

本期责编：安刚、周武华、黄萧嘉

支持单位：参考消息报社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办公地点：清华大学明斋 217

联系电话：010-62771388

电子邮箱：ciss@tsinghua.edu.cn